異之刺史鮮于公㬌皇叔李公樸深所信奉叅叩密旨由是學徒雲集嘗曰汝等諸人勿學凡夫三乘外厭諸相而不了知相逐相生相繼無窮流浪生死凡受法者須具福智二門行住坐卧不離此心即六識清淨妙周沙界故經云所見色與欲等所聞聲與響等但心不生則諸法空寂其示人略如此先是資陽處寂禪師囑其衆曰吾示滅矣四十年後當有東來菩薩收吾舍利為吾造塔開元乙亥歲寂入滅至大歷戊午歷歲四十四

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天監初來自西戎
至於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
達獨行蒞壘慰喻招引尚介不悛俄而風雨晦冥雷霆
震擊羣賊驚駭叩頭求哀乃教具點千燈祈誠三寶營
辦始就昏霾立霽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獺獸
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
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犯在
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

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
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
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精舍不訪材石直
尋匠工道俗咸怪其言于時三月水中得一長材正堪
刹柱長短合度引而竪焉至四月來涪水大溢木流翳
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從横山
積創脩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
而成就矣達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

寺庫犯官淵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
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

周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年七歲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為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年廿有志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又抄集毉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一無所受彖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為之疏記欲使後學有歸忽感

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悲泣相繼焉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姓唐氏本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猋欻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工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法藏聞其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師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

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洸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拄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花或時履地人咸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小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即宣宗之師也隨侍出入多在内中一

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秪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遺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秪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徧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

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瓏瞳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遷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荼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舍利五色者不可計瘗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賛曰

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曽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繢不得如何是這圈繢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

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

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
歳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
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
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褦無襶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荅誌公
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黄絹幼
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絶妙好辭曰如何是
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説師曰玄沙和尚

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於育王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麽師隨聲便喝佛照咲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貪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復還靈隱破菴居第一座未幾以台雁未到拉月石溪同遊至瑞岩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

百考五十日因問昭曾作何功德昭即自陳曾設若干齋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福耳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讀金剛經趙曰可合掌昭如言有頃見黄襆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標有燒處尚在又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向生禄簿檢其脩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旁刀至某年改為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

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頭兩下顧得你道
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自此頓寤妻兒
環泣云沒已七日唯心尚暖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
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
來捉行半日至大江濶甚渡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
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便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
者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對坐
曰張政是我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幷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
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牢羊呼待同
食食了即卒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
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此元持經王稱善曰旣
能持經何不斷肉待為母寫經有屠兒李迴奴來請一
卷焚香供養迴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鎖自脫亦生善道
唐陳文達梓州郪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八萬
四千遍多有祥瑞為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人陳納

弟沈作肅錄其墓表見遺出睽車志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宏泰者家富於財嘗有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别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蟆於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出儆戒錄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芻粟餵飼倍於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

錢物稱供奉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已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唱施衣物竟不獲免

偽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羣寇入寺刼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令取與其妻折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鬚鬢俱墜尋事敗戮于市

偽蜀潼江軍起攻取閬州兵火燒刼閭里蕩盡佛寺有

授以作金術適來鄙夫老矣故名行真同修舊藥藥成當得分惠為吾子罷商賈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收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蟇頤津韋收沈藥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嚮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或時

覩趙安瘡透喉遂死

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兒冤怨顯然不差絲髮

蜀金鴈橋有韓立善製釣鈎積有年也因食魚鯁喉成瘡脫死

宇文氏僞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聞寢室上有

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為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出錄異記

唐末蜀人攻岐師還次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駐于普安禪院僧房時值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宗信擁妓女十餘各據僧牀寢息夜半宗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忙遽救之比及離火衣服並不

知其屈遂解之使逸出王氏見聞錄

蘇軾作外曾祖程公逸事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

部知不免感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且衣冠待盡中夜卒家人不能舉柩歸洛於犍為之翠屏山藁葬焉

乾隆御覽之寶